

他们的 她们

张佳玮 著

parfume

bellezza ideale

courtesan

grasse

fragorata

grande maniera

parfumer

chastely

beautifol

la foule

red fox

silver fox

foxy

transgression

inaccessible

pont au double

艺术家 VS 缪斯们

伟大灵魂的相惜相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他们的 她们

张佳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的她们 / 张佳玮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7
ISBN 978-7-5596-2155-9

I. ①他…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2542 号

他们的她们

作 者: 张佳玮

选题策划: 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管 文

特约编辑: 肖 瑶

封面设计: 张 凯

版式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140 千字 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16 印张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155-9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5376701

目 录



他们

- 19 世纪的巴黎，吞噬美貌的黑暗 3
- 浮世绘之美人春画 7
- 好女人、坏女人、孽女人 15
- 模特与画家 23
- 那么多不穿衣裳的维纳斯 28
- 男神们 35
- 情欲的经历与姐姐们 40
- 艺术家们的尊严 45
- 迦拿的婚礼 50
- 你觉得希腊该是怎样的？ 59
- 雷诺阿最快乐的时光 66
- 雷诺兹 VS 庚斯博罗：憎恨与敬爱 71
- 达利与毕加索：爱与追逐 78
- 梵高：1886—1888，遇到歌川广重 86
- 米开朗基罗，一生只为一个人画过肖像 95
- 史上最传奇的刽子手 101

他 \ 她

《月光奏鸣曲》被曲解的传说 109

波纳尔和玛尔黛 114

罗马史上第一艺妓 119

那个海明威不愿意提及名字的女人 125

亲手描绘妻子遗像的莫奈 130

世上最美的女人 139

苏珊娜·瓦拉东，一个彻底的女人 147

为你而写的幻想曲 151

殉梦者菲茨杰拉德 156

雅姆·蒂索和凯特琳·牛顿 173

自拍魔女雷卡米尔 180

奥林匹亚 186

巴拉圭的女王 191

劳伦斯与他的母亲 195

叫作韦罗妮可的包法利夫人 199

劳特雷克与拉古略：蒙马特与红磨坊的风流与幽暗 203

托凯的蓝色眼影 208

它们

爱欲的情境与投射 215

美貌的诅咒、暴力与威权 220

狐仙 224

人们为什么爱金色 229

奢侈的秘密 234

文艺青年的巴黎 238

他们

19 世纪的巴黎，吞噬美貌的黑暗

在巴黎，非得找个妓女才算数吗？

至少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是这个意思。佟振保留学时在巴黎，自觉“大家都当我来过巴黎了”，总觉得还缺些什么，最后找了个巴黎妓女。事后，很不喜欢她过于职业的气息。

然而没法子，那就是老年间的巴黎了。做这行，都是很职业的。

19 世纪，巴黎一度叫作“新巴比伦”，是欧洲最早用上拱廊商店街的所在，欧洲最伟大的城市。前四届世博会在巴黎开了两届，前七届世博会巴黎占了三届，情色业也不免水涨船高。商业、现代科技、艺术与文化，都在为情色业帮忙呢。

现代科技？嗯，是的。话说，1766 年，巴黎才开始有大批路灯出现，先前出门，是两眼一抹黑。当时全欧洲都如此：爱丁堡的天才、亚当·斯密先生的弟子詹姆斯·鲍斯维尔，在此

前四年游历伦敦，跟一个妓女在西敏寺桥上露天乱搞，无人发觉，就因为那时伦敦太黑了。1812年，巴黎开始用煤气路灯。1825年开始，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和巴黎陆续建起了贯通全城的煤气路灯，于是方便了站街女郎。波德莱尔有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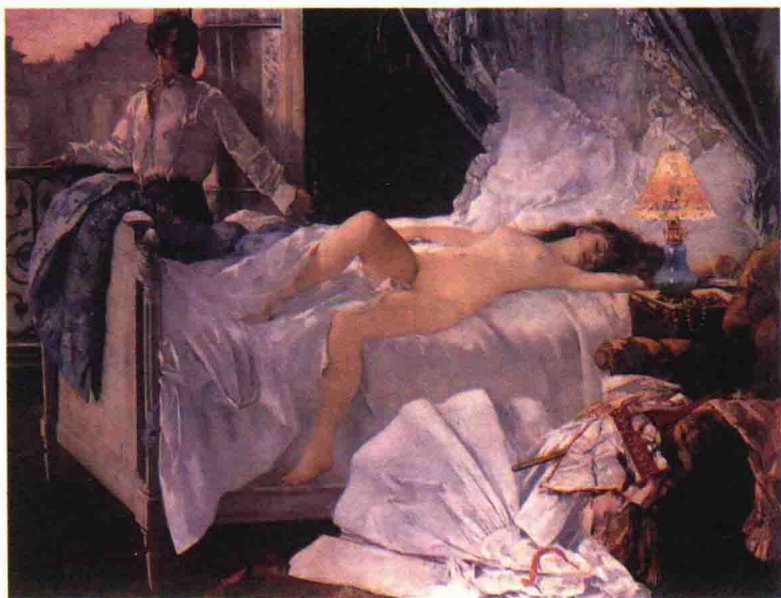
“路灯亮了，妓女们的脸被点燃了。”

19世纪后半叶，巴黎是全世界最没禁忌的城市。良家妇女可以去的地方，妓女们也去得。按说妓女应该注册，但非法游妓也不少，警察管不过来。路灯下，穿着貂皮、着了妆的女孩子眼尾轻扫，哪位先生走过来，停了停，双方就都懂了。妓女走开几步，先生尾随，然后两人便摸黑走过胡同，爬上一道梯子，找到卧房解决问题……老练的烟花女子，懂得如何用路灯照亮自己该照亮的地方，遮盖自己想遮盖的所在。当然也成全了不少小流氓。那会儿，盗匪派年轻男孩子刮光胡子扮女装，灯下一站，等冤大头过来，勾引到墙角，一拳闷倒偷东西，可是惯技。

普通一点的姑娘，不站街，而去咖啡馆。她们也许兼着几份职，唱歌、弹吉他、做女侍。这类姑娘，最得学生和艺术家喜欢。学生会觉得与她们交往，不失浪漫；艺术家喜欢请这类姑娘去当模特，混熟了当了情人，也许价格还便宜些……印象派那批从咖啡馆里混出来的画家，交接过许多类似的女孩：马奈的模特苏珊娜，雷诺阿的模特瓦拉东，最初都在咖啡馆卖过艺，入了画室当模特后，自己也学画画，成了大家——那是后

来的事了。

再高级一点的，等闲人是看不出情色痕迹的。她们浓妆华服，在歌剧院街之类的地方出没，自己有马车，有女仆，有的还有宅子。玛丽·安娜·德图尔贝，第二帝国时期的著名情妇，三十五岁上嫁对了人，成了罗伊内斯伯爵夫人；布兰切·德·安蒂妮，法国名歌者，当过俄罗斯大佬梅森索夫的情妇，在彼得堡待过一段时间，回来后成了巴黎首席歌剧天后，到处留情，成了左拉小说《娜娜》的女主角原型，还和埃及当时的苏丹有过一腿。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玛丽·杜普莱西：十五岁



亨利·热尔韦：《罗拉》

做裁缝，十六岁成为交际花，在歌剧院包厢里浓妆而坐，等着人来包养。四年后，她和小仲马交往，二十一岁开始跟钢琴之王李斯特在一起，二十三岁病逝，小仲马为她写了著名的《茶花女》。

听上去有些诡异，但比利时的亨利爵爷曾如此形容：“在巴黎，没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不想出卖些什么……”跳芭蕾舞的少女，歌剧院的歌者，红磨坊的舞者，任何可以炫耀美貌的舞台，在 19 世纪的巴黎都可以是陈列的橱窗，炫耀美貌，待价而沽。有些成了传说，艳名远播，可以靠伟大的情人和财富遮盖以往的一切，但大多数没那么幸运，她们自己也清楚。这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巴黎许多女子爱吸鸦片的缘由。

“美丽是会随时间流逝的，而失去美丽之后意味着末日。所以她们只想快乐地早些结束生命。”当时的美女玛格丽特·贝兰杰如是说。

所以依靠美貌生存的女人，在 19 世纪可以那么不要命：勒细腰、不健康的饮食、纸醉金迷。无论在路灯下扫着男人的眼睛，在咖啡馆透过雾霭看着男人的眼睛，还是在歌剧院包厢里扫视周围的眼睛，其下都有一种末日恐惧。要么美着，要么死掉，最好是美貌、年轻又快乐地死去，没入黑暗之中。所以她们喜欢夜：这灯火明亮却又幽暗的巴黎，就是这些美貌最好的消逝之处。

浮世绘之美人春画

美人绘，是为浮世绘中一大类。

然而美人绘中的美人，一如浮世绘的画师，都是风流狷介，但浮沉俗世之间。按，江户年间，上等的画师，学狩野派，学土佐派，去为将军画屏风，去为寺庙画墙壁；落拓一些的画师，许多还是从狩野派、土佐派中放逐出来的学徒，做浮世绘，取悦世人。

役者绘，是歌舞伎们的画像；美人绘，当然也极少是良家女子。无论中外，20 世纪前大多如此：女模特，大多出身不太好。19 世纪法国画家们的模特，若非画家的情人，就是妓女、情妇、舞者或马戏团成员；浮世绘的美人，多是艺伎甚或舞伎。

美人绘，画了印罢，江户百姓买回家去贴墙；画师有模特，艺伎或舞伎以此自我宣传，各得其所；但这江户时的明星海报，也不会有人天天买——所以江户美人绘画师，大多兼着点不好

见人的活儿：春画。春画者，春宫图也。

美人绘之祖菱川师宣，风格优雅、温柔、绰约又古典。著名的《见返美人图》，和服华丽，仪态曲折。他老人家表里一致，刻画客人与妓女时，也是含蓄温柔，美国评论家所谓“健康的性感”：男女都是容貌如画，客人搂着妓女求欢，妓女展颜微笑，半遮半露，端的是好——唯一的不妙是，乍看，怎么都不像色情场面啊。

下一代的画师，就想了点办法。奥村政信画美人，以天真鲜活、花枝招展为胜。美人的和服与宠物，一律花团锦簇。画起春画来，也是一派天真无邪：看画里这对的表情，一副无辜相；看下半身才吓一跳。妙在脱在一旁的衣服，花式纹绣，丝毫不苟。这就是奥村政信的风骨了：好好地画男女做爱，他偏要着意去画衣服！

锦绘的大宗师铃木春信，善于让姑娘摆造型。春信笔下的女子，优雅轻快，造型时髦。时人都说，铃木春信的画饱含诗意，简直看着画都能吟出词曲来。若要论美中不足，那便是：他画的人物过于理想美。于是看着美，但颇为别扭，以至于他笔下的春画，男女做爱都得摆着很团圆的造型——可是正常人不会这样吧？

顺便说一句，铃木春信的审美，代表明和年间，大约 1765 年前后的审美：脖子修长，樱桃小口，溜肩细腿，风摆杨柳，纤弱之极。



鈴木春信筆下的美人

再过二十年，风格又变了。鸟居清长创造了天明年间的美人形象：嘴角上扬，眉目清朗，而且手长脚长，十头身——高得简直离谱。所以鸟居清长的画，尺幅格外夸张：美人如果立着，那是十头身；美人躺下来男欢女爱，尺幅也宽。寻常枕席真不够她们折腾的。

与鸟居清长同时代的鸟文斋荣之，到晚年走火入魔：鸟居清长不是十头身吗？我来个十二头身！——高挑优雅，到此就算是极限了。当然，十二头身的姑娘，跟男人欢爱起来也是费尽周章，弯腿曲腰，才配得好这个体位啊！

终于有人觉得：够了！够了！！不要再高了！！！女人要高有什么用？

1791年，三十八岁的喜多川歌麿，决定转型：他开始画美人大头绘。美人的身段？不要紧，让美人的脸蛋铺满全画吧！

于是1792年到1793年间，著名的《宽政三美人》出来了。

现在这三位美人，堪称日本江户美女的形象代表。中间那位是富本丰雏，花街吉原的艺伎，因为善于富本节的歌舞而得名。虽然与另两位一起梳着当时流行的岛田髻，但她是唯一穿着艺伎服饰的。左手边的姑娘是阿久，煎饼茶屋家的大女儿，兼着招牌美女，也就是今日所谓的看板娘，一般认为她十六岁。右手边的姑娘最为有名：阿北，浅草观音随身门下茶室的看板娘，传闻那年十五岁。她们三位，就是当日江户最美的三人了。阿北尤其是个传说：当日天智天皇特意到江户浅草来喝秋茶，

饮完起身付茶钱时，就是阿北接了的。

喜多川歌麿作春画，也还是按照他的风格：肌体温润丰满，女子眼尾修长，下唇凸厚。大概从这时候开始，美人绘不再走优雅秀美路线，而走性感路线了。

也就在《宽政三美人》出现之前三年，最后一位美人绘大宗师出现了。

1790年，溪斋英泉生在江户，如今的千代田区，一个武士家庭。本姓松本，后来改叫池田义信。十五岁元服，梳了头，去当公务员，两年后，跟上司闹翻了。

——听说这家伙跟谁都搞不好关系。

——是因为六岁时母亲过世，父亲又很严厉的关系吧？

十七岁，池田义信去学狂言。狂言、歌舞伎、画师，在当时是下九流的职业，武士们看不上，他偏乐此不疲。学着狂言，与混住在长屋的画师们交了朋友。也许在某次酒醉后，不小心暴露“我小时候也学过画画哟”，然后被怂恿了。二十岁，他开始学浮世绘。从此，他叫作溪斋英泉了。

他有个邻居，大他三十岁，也是个穷画画的，于是常一起聊天，那邻居说他偶尔也画春画。

“你用真名画吗，北斋先生？”

那个叫作葛饰北斋的邻居老头——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日本古往今来第一画家了——摇头，“不不，我的化名叫铁棒滑滑。”